

行朝錄  
十卷  
州錄  
一卷



黃宗羲著



叙



唐末黃巢偏潼關士子應舉者方流連曲中



試其為詩云與君同訪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戶前



領取嫦娥攀取桂任從陵谷一時遷中土時六之

士六抵無心肝如此豈知海外一二遺老孤臣心

之客日血濺鯨波其魂魄不肯盡為冷風野馬者

尚有此等人物乎向在遐域得交諸君子頗欲有

所論著旋念始末未備以俟他日蒐尋零落與裁

叙

一



其以後之人各言其世庶幾可輯成編而無如  
之所憶已忘失大半鄧光荅填海錄亦不出世惟  
史氏之言是信此聊爾談其可已夫

左副都御史餘姚黃宗羲梨洲氏書

行朝錄目次

卷之一

隆武紀年

卷之二

贛州失事

卷之三

紹武之立

卷之四



魯王監國

卷之五

舟山興廢

卷之六

日本乞師

卷之七

四明山寨

卷之八

永歷紀年

卷之九

沙定洲之亂

卷之十

賜姓始末

卷後附錄

江右誌變

建昌殉節

目次

二



行朝錄卷之一

隆武紀年

思文皇帝諱聿鍵小字長壽

又稱紹宗  
哀皇帝

太祖高皇帝

九世孫也父義封於河南之南陽府以唐世子追封

裕王母毛氏帝生三歲祖端王惑於嬖妾囚世子承

奉所帝亦從之稍長讀書即能識大義雖處患難而

志氣不挫年二十八尚未請名世子為其弟毒死端

王諱之將傳國於次子分守道陳奇瑜入弔謂王曰





世子薨逝不明若又不立其子事必發覺王惧始為  
帝請名立為世孫王薨崇禎五年壬申帝襲王位時  
年三十一選妃曾氏諸生曾大彥女

七年甲戌流寇披猖南陽當其衝城卑薄帝捐千金  
謀脩築太守陳振豪弗援功帝以為言毅宗怒逮振  
豪置理帝援潞王近事乞增兵三千人設恭將一員  
以陳永福充之不許

八年乙亥冬賊再犯南陽上疏臣府護衛一千二百  
人設恭將一員近制以衛兵一半為汴梁班軍給撫  
臣以下後使甚無謂惟明詔念臣困阨以全軍見還

毅宗報之曰南陽番直班軍祖制已久朕不敢變時  
毅宗欲行宗室換授之法陳子壯署部事執不可帝  
貽書子壯相駁難其書稱說祖訓援据遺經皆典核  
見臣顧弗及知第以為諸侯王尚氣持異同而已尋  
下子壯於獄衆口惜子壯者輒以尤帝亦薄公卿  
為不足重而爭宗藩體統又勅總督盧象昇不朝以



為無人臣禮其所建請繁多迂臣交惡而深忌之  
九年丙子八月京師戒嚴帝率衛軍勤王汝南道周  
以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又殺其兩叔巡按御史楊繩  
武以聞旨下切責會前鋒值寇亡其內監二人乃返  
國十二月下禮部議給事中馮可賓鍾珩議廢為庶  
人安置鳳陽高墻押發官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行  
帝自殺不死至鳳陽奄人索賄不得鐐鎖以困之帝  
不勝其苦病幾殆曾妃割股以進始愈有司原祿不

時費用乏絕時有望氣者以高墻中有天子氣言於  
淮撫路振飛振飛請入墻見帝一見心異之帝告以  
衷虐狀振飛疏請加恩罪宗且謫吏之無狀者石應  
詔伏法

十七年甲申五月洪光登極大赦帝出高墻或云赦  
王遣官送寓廣西道經杭州而南都陷

洪光元年乙酉帝勸潞王監國三日潞王出降時靖  
虜伯鄭鴻逵自京口戶部主事蘇觀生自南都胥會



於杭遂奉帝入閩

閏六月七日始監國二十七日卯時祭告天地祖宗  
即皇帝位於福州南郊建行在太廟社稷以福建省  
為福京福州府為天興府布政司為行在大明門立  
妃曾氏為皇后大赦天下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後為  
隆武元年遙上洪光尊號曰聖安皇帝進封靖虜伯  
鄭鴻逵為定虜侯南安伯鄭芝龍為平虜侯並賜號  
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以黃道周為少

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蘇觀生為禮部右侍  
郎張肯堂為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吳春枝為兵部右  
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又賜鄭芝龍之子鄭森姓朱名  
成功總督禁旅以駙馬體統行事其餘文武各官並  
加陞賞有差

開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以蘇觀生領之既而招徠  
者多狹邪之士上亦厭而罷之

鄭芝龍掌戶兵工三部尚書奏軍興餉急請兩稅內



一石預借銀一兩民不樂從反愆正供每府差侍郎  
科道徵發以浦城縣訓導王兆熊為吏部主事兼御  
史管義餉兆熊沿門搜括不輸者榜其門為不義於  
是閭里騷然

鄭芝龍又請清理寺田可得餉八十餘萬上不聽  
戶部侍郎李長倩請開事例上從之

自黃道周而外凡有聲望者何吾驕蔣德璟黃景芳  
朱繼祚林欲楫姜曰廣吳牲高鴻圖路振飛蘇觀生

曾樾陳奇瑜鄭三俊熊開元黃士俊顧錫疇陳子壯  
皆為大學士然多遙授不至其後又以林增志李光  
春同入閣辦事舊輔傅冠入朝自稱能恢勦江右既  
而遷廷邵武為諫官奏劾而罷

上賜大臣宴鄭芝龍以侯爵位宰輔上首輔黃道周  
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終先道周而  
芝龍快之不悅諸生有佞芝龍者上疏言道周迂腐  
無能不可居相位上勅督學扑之



初芝龍鴻逵自恃援立之功汲引姻婭口授清流要地於上前如吏科給事中朱作楫戶部主事葉正發皆其門下夷人也厥後上不盡從遂懷怨望及郊天於南臺皆稱疾不出戶部尚書何楷劾之言朝廷鉅典無過郊天而二勳不出陪祭目無君上上嘉其風裁令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逵扇于殿上楷呵止之二鄭益怒楷知不為所容請告再三上欲兩全之暫予回籍諭以收復南京即召為總憲楷至中途被盜截

其兩耳蓋芝龍使其部員楊耿為之也

薛觀生請幸贛州親率六軍以張撻伐鄭氏方欲挾帝以自重議不決觀生遂先赴南安上親祖於殿門外

以天興府學為國子監上幸學祭酒賴垓進講三品以上大臣坐聽其餘侍園橋觀者濟

九月總督丁魁楚獻桂林之捷先是靖江王亨嘉僭號改桂林為西京封楊國威等為公侯兵襲梧州執



巡撫瞿式耜以去據有郡邑將徇粵東魁楚拒之靖  
江兵戰敗圍桂林城破俘亨嘉及其臣顧奕楊國威  
等至福京而式耜仍巡撫桂林上命楚淮諸王會議  
廢亨嘉為庶人幽之別室尋病死誅顧奕等會冊封  
桂王并封魁楚平粵伯

上欲不次用人以鎮江諸生錢邦芑為御史輔臣熊  
開元執不可不聽已而邦芑讓開元開元即辭去  
上以王期昇為總督彭遇颺為僉都御史路振飛曾

櫻封章諫止上曰方今多事用人必欲循常格非休  
休之度振飛言遇颺新進士賊至即降既而南來乞  
憐于馬士英巡撫浙江搜取民財至于激愛期昇在  
太湖媚宗室劄州知州朱盛徵始稱通城王繼稱皇  
帝賣官奪女兩山百姓不容故爾逃來詎可輕授顯  
爵乃罷之

二十四日徽州陶右僉都御史金聲被執至南京而  
死



十月黃道周見鄭氏偷安殊無經畧志自請出關芝龍不與一兵道周以忠義激發旬日間義師頗集親書獎勵將士語給為功賞得者榮于誥勅然皆未練之兵至有僧兵執鋤耨棘荆以隨其後者名肩担兵從廣信抵衢州婺源令其門人也馳書誘道周許為內應信之至明堂里北兵猝至遂為北帥張天祿擒縛殉節南京賜謚忠烈自道周出後何吾驎從廣東至為首輔賜銀章曰輔

佐中興

上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芝龍留守料理兵餉鄭鴻逵為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為右先鋒出江西築臺西郊擇日行推轂禮鴻逵出城馬蹶仆地及上誓師右授鉞而大風忽起旂幟披靡天帝高皇后前燭滅三軍失色

十二月六日上發福京二十八日至建寧遣兵科劉中藻頒詔于越



二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責  
布衣蔬食臣下各戴罪

馬金嶺兵變上命路振飛至浦城安撫

海外交趾日本皆遣使朝貢

廣東布政司湯來賀運粵餉十萬由海道至擢兵部  
左侍郎督師江右御史艾南英言來賀奸險小人周  
鍾自北逃回來賀匿之揚署且解餉之任指揮僚佐  
所僂為豈曰能賢遽膺顯擢何以示後上不聽

卻武推官朱健行部近邑訛言北師至倉卒返郡夜  
半出其孥婦知府吳炆煒繼之百姓爭門走死實未  
嘗有兵也健無以自解揭炆煒倡逃并其平日貪狀  
炆煒亦揭健時建陽知縣施燧亦以貪酷被劾是時  
上正恨貪吏之失人心也欲以高皇帝法律處之炆  
煗燧皆斬健絞輔臣勲臣俱申救終不能回  
馬士英叩關入朝上數其罪不許諭守關官兵毋納  
士英士英前後七疏列件自理上命付史館存案以



侯公論

浙江監國遣柯夏卿曹惟才來聘上加夏卿兵部尚書惟才光祿寺少卿手書謂朕無子王為皇大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於王浙東所用職官同列朝籍不分彼此尋遣僉都陸清源解餉十萬給浙東清源散餉不公兵譁而遁或曰士英使之廣西撫按報一僧自稱洪光謂黃得功營中所獲者非真也上召九卿科道議迎請羣臣曰即真洪光甫經失國有尊奉而無迎請撫按續報有侍洪光者驗之果偽下獄究之蓋妄人假托以惑衆也

三月二十四日吉安陷

四月撫州陷 初汀邵間有大帽山洞蠻最强王師屢征不服永寧王某請降之與北兵戰屢捷因復撫州未幾北兵又圍撫鄭彩軍屯廣信永寧王請救援其監軍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圍暫解已而復合彩遂棄廣信入閩撫州復陷永寧王死之洞蠻亦散



上削彩爵帶罪立功

闖賊李自成為通城九營山民擊死其下四十八部  
無所歸楚督何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迎之未至  
中流矢死賊帥欲得騰蛟親至乃降騰蛟即往賊帥  
皆驚喜下拜願至軍前聽用一時驟增兵馬數萬上  
喜告太廟封騰蛟定興侯進兼東閣大學士降帥皆  
授總兵官賊一隻虎李錦賜名李赤心自成妻高氏  
弟賜名高必正號忠貞營總因湖南糧不給降者稍

稍解去李高十三部散入施州衛因糧馬歇其却搖  
旂馬進忠王雋才張光翠袁應第牛萬才張光壁諸  
將十餘營猶隸騰蛟麾下受節制

泉州人蔡昂其為人也多言李蘧密疏荐其前知上  
辟為軍師所言事多不中鄭彩既敗績昂請自試一  
戰而蹶逃回

上謂國家元氣之削由於靖難命禮臣追復建文年  
號立忠臣方孝孺祠設姚廣孝像跪于堦前



六月鄉試福省舊額中式一百一十七名特旨廣七十名錢邦芑請一榜盡賜登科以成曠典繼因御史劉霖懋言下第者俱聽覆試

鄭鴻達久駐閔外未嘗展一步有傳北兵至者鴻達徒跣疾行三日夜而抵浦城詢後至者則兵諱也事聞上削其封爵

鄭芝龍為內院洪承疇所給啖以閩粵王爵凡閔隘水陸之兵自二月間俱已撤回浙東既潰北師入閩

如無人之境守浦城御史鄭為虹科臣黃大鵬俱死之

七月上生元子大赦覃恩從龍諸臣悉加封爵錢邦芑力言不可不聽

二十五日上視朝據閔上主事搜得閩中出閔迎降書二百餘封命悉焚之諭諸臣改心易慮

八月仙霞關警報至上即於八月二十一日起行中宮與上皆騎馬猶載書十餘扛以從二十七日上出



奔汀州時年四十五歲有十餘騎叩城門呼曰扈蹕者開納之則追騎也遂執上與曾后后至九龍潭投水上崩于福京或曰建寧代死者為唐王聿釗汀州代死者為張致遠上寔未死楊陸榮所紀帝與曾后同斬于汀州其從亡之臣賴垓係戊辰進士熊緯係河南丙子解元癸未進士由行人司陞給事中被獲於行宮外罵賊而死其後朱成功屯兵鼓浪嶼有遣使存問諸臣云帝為僧於五指山然亦莫必其真偽也迨粵中立

國上尊號為思大皇帝

外史氏曰帝英才大畧不能鬱安於無事在藩服時已思撥亂反正及遭逢患難磨礪愈堅兩京既覆枕戈泣血戒葷斷酒後宮不滿三十人半係老嫗於世之嗜好澹如也惟喜文辭手撰三詔見者無不流涕感動御製祖訓後序行在縉紳便覽序皆典雅可誦所至訪求載籍親征亦帶書函故大祖命名詩於唐王位下有嘉慶協銘圖之句不



可謂非天生令主也論者徒見不能出閩遂言其  
好作聰明自為張大無帝王氣度此徒以成敗論  
也夫鄭氏以盜賊私智稱雄海島一旦據有全閩  
其始願已不及此既無鞠躬盡瘁之忠又無席捲  
天下之志謀身謀國兩者俱乖曷足取乎帝之托  
於鄭氏所謂祭則寡人而已其一二心膺之臣所  
藉以經營恢復者如黃道周蘇觀生皆可謂諸葛  
之亞而奈因束縛其手足使之不能一展所長蛟  
龍受制于螻蟻可責其雷雨之功哉向使蜀漢有  
竊命之雄孔明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則雖欲  
成三分之業亦豈可得故帝之亡天也勢也



行朝錄卷之二

贛州失事

此篇全用范廣生所紀

隆武二年丙戌二月二十四日吉安失守督師萬元  
吉都憲陳賡兵曹王其竑議列柵守張家渡而潰兵  
勢不可止陳賡叔散亡入贛元吉退守皂口惟安遠  
汪起龍兵三百人時閣部蘇觀生督師同卿李陳玉  
楊仁愿兵垣楊文荐范六吉周待詔劉季鏞皆請發  
兵援皂口觀生祇發新威營二百人元吉以監紀程



亮督之下守端津灘楚帥曹子建以三千人至一夕  
即噪而去

四月六日北兵至新威營先潰汪兵繼之元吉未數  
日竟奔回贛。城倉皇奔竄元吉欲殺其妾之出署  
者人心始定

十一日楊天荐自任城守命中書康范生乞師於南  
雄舊贛督李永茂遣副總兵吳之蕃遊擊張國祚率  
粵兵五千人至

十四日北師至贛蘇觀生率所部退守南康北勢方  
張滇粵諸軍先後至南康者以數萬計皆惴恐莫敢  
出戰

二十九日閣部楊廷麟自雩都力促新撫闕總及張  
安各營兵四萬餘至贛江撫劉光允自寧都募三千  
人亦至未經一戰俱於五月一日潰散光允被執失  
士馬器械無算此後援兵愈不敢前蘇觀生陳賡多  
方鼓舞



六月望日吳之蕃張國祚兩營奮勇出戰與北師遇於李家山九牛之間數戰皆捷北師疑援兵大至遂撤圍退屯水西之蕃等亦退守南康時贛州守城兩月奉詔勞苦改名忠誠府加楊文荐右都御史

二十四日汪起龍率師數千滇帥趙印選胡一清率師三千南安同知劉清名引兵三百蘇觀生遣師三千粵帥餘卒三千楊廷麟收散亡數千大司馬郭維經侍御姚竒允募滇閩兵八千閩部丁魁楚遣師四

千先後營於城外不下四萬餘人皆欲一當敵先是中書表從諤募沙兵三千銓曹龔荼兵曹黎遂球募水師四千留滯南安萬元吉以為必待水師至并力一戰安危在此一舉王其宐曰今水涸不能泛巨舟且其帥羅明受故海盜也桀驁不馴龔黎二公如慈母之奉驕子豈能如約

八月二十三日水師至北師於此夜截之江上焚巨舟八十餘兵士死者數百羅明受遁舟中火器皆落



北人手列營無不喪氣

二十八日北師破廣營

二十九日破滇營自是東南城外遂無一卒

九月三日北師攻西門將登元吉文荐縋死士格墮

之

九月北人據南安滇廣諸營皆潰人無固志兵士稍

稍引去城中所留者汪起龍罷卒三百人汪國奉金

昌振所募四百餘徐日彩新招贛人二百餘郭維經

部下三千餘城外惟水師後營黃志忠二千餘人而

已內外既單弱給事中萬發祥及王其宐招集鄉勇

為不得已之計奉將趙之良擁衆萬餘于粵都粵西

狼兵八千踰嶺亦不即至贛人登陴日久勉強支吾

旦夕

十月三日城內有縋城出者北人獲之以為嚮導夜

由小南門而上鄉勇猶巷戰久之

四日黎明北兵大至城上發砲皆裂遂陷楊廷麟投



水死萬元吉出城登舟已而嘆曰一城人吾殺之也  
中饋赴水死郭維經入嗟我寺焚死此外如翰林兼  
兵科萬發祥太常卿兼守道彭明生吏部主事龔棻  
御史姚奇久兵部主事于斯盛周瑚王其宏黎遂球  
柳昂霄魯嗣宗錢謙亨戶部主事林珽中書舍人袁  
從諤劉孟鈞劉應駟贛州推官吳國球同知王明汲  
臨江府推官胡縝知縣林逢春監紀通判郭寧登鄉  
官盧象觀舉人劉曰佺萬興明馬芝貢生湯述鴻黃  
尚寶胡國偉王明管聲元戴紱諸生段之輝朱長應  
賴尚佑劉期錫等數十人皆投水自盡

外史氏曰贛州之守與死者皆三百年来國家之  
義氣也但萬元吉苦節絕倫而自用頗專楊廷麟  
矢志忠貞而見事遲聽言不廣郭維經稱下士而  
遶才太濫賴事三人為政卒不能保護孤城蓋皆  
承平賢相扶危定傾非其所長耳



行朝錄卷之三

紹武之立

紹武皇帝諱聿鎮

鎮係英宗諱恐悞  
或云聿錡

隆武皇帝第四

弟也隆武改元封唐王主唐祀閩敗浮海至廣州時

大學士丁魁楚瞿式耜已奉桂王監國肇慶

桂王諱  
由柳

隆武大學士蘇觀生從贛入廣故與魁楚有隙謂由

隆武而言則宜及弟乃與大學士何吾驪布政司顧

元鏡在籍侍郎王應於丙戌十一月癸卯朔請王監



國使主事陳邦彥通好桂王

初五日即帝位以廣州都司署為行在改明年為紹武元年自觀生吾駙而外元鏡應華皆為東閣大學士以軍國事專屬觀生

邦彥至肇慶桂王見于舟中太后垂簾魁楚侍立言戰與平孰便邦彥曰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何平之有以言乎戰外患方殷豈可嗣踪譚尚貽笑千古不如早正大位以收屬人心魁楚然之遂奉桂王即位加邦彥兵科給事賚詔至廣州邦彥歸而唐王已正位號遂不敢入而以詔致觀生觀生頗不自安

桂王命總督林佳鼎武靖伯李明忠領兵至三水帝使督師陳際泰禦之戰於城西唐兵大敗佳鼎晝夜兼行

十二月二日遇唐兵于海口唐兵皆大艦乘東南風發火器以焚桂舟桂兵登岸淖深三尺馬陷全軍皆覆佳鼎中砲死明忠僅以數十騎免



北帥佟養甲李成棟自閩入廣潮惠皆開門降養甲  
矚唐桂正相持即用兩府印文移廣州報無警觀生  
奉然不為備

當是時廣州陸寇有花山岩賊水寇有石徐馬鄭四  
姓兵觀生皆撫為用然桀驁不聽鈴束白晝殺人于  
市莫敢向問七門之外號令不行

十五日李成棟以十七騎疾趨廣州門者納之帝方  
幸學閱射羣臣朝服行禮俄報北兵至觀生曰此妄

言為賊間者斬之既而洵猶以為花山岩人未幾  
紅笠載道宿衛萬人一時不及集帝憂服踰垣匿王  
應華家尋絕城走洛成里為邏者擒獲安置東察院  
成棟使饋食帝曰我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于  
地下自縊而崩

蘇觀生過吏科給事梁蓋問計蓋曰死耳乃大書忠  
臣義士固當死九字於壁而縊死太僕寺卿霍子衡  
國子監司業梁朝鍾行人梁萬爵死之何吾駙顧元



鏡王應華皆降而元鏡尤醜

外史氏曰唐桂之構釁外惧方張又生內憂蘇觀  
生之罪又何追焉然觀生受隆武特達之知其立  
紹武也與荀息之不食言可以竝稱矣豈僅脩丁  
魁楚之隙哉若帝之從容殉難追配毅宗可謂亡  
國而不失其正者詎可以地之廣狹祚之脩短而  
忽諸

行朝錄卷之四

魯王監國

魯王諱以海高皇帝十世孫也父王壽鏞崇禎十五  
年壬午北兵陷兗州自縊死

崇禎十七年甲申二月甲戌王嗣位北變後南下  
洪光元年四月命移江廣暫駐台州五月十日洪光  
避位馬士英以偽太后至杭州左都御史劉宗周曰  
士英亡國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為宰相棄天子挾



母后而逃者當事既不能正名討賊國人曷不立碎其首乎賈似道死于鄭虎臣今并無虎臣可嘆哉時潞王監國劉宗周令分守台紹道于穎上疏曰請急誅馬士英不報宗周與穎書曰監國舉動全無足恃此等疏朝上即宜夕下何至四五日尚無進止明府不必候旨再具三疏申大義於天下而已無何潞王降宗周絕食而死右僉都御史祁彪佳諸生王毓著潘集周卜年皆投水死東浙郡縣降附俱易置官

吏

閏六月初九日餘姚攝印官呂發掌平馳道執鞭以行役者而扶其不勉者役者反扶攝印官建義旂問中少年輟畊而從者數千人

越數日而諸生鄭遵謙應之於紹興遵謙少喜任俠不為繩墨之士所禮閩人屈尚志逃至越遵謙箠殺之曰我聞之劉宗周先生云凡係逃官皆可誅也紹興守會稽令皆新署遵謙斬之而起名其故所知豪



傑以相從

時王期昇為太守夢有持刺入謁者覺而記其姓名以問推官陳子龍子龍曰越亂兆矣此殆會稽守殷通也

又明日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應之於寧波時定帥王之仁已授降表肅樂大會縉紳士卒於城隍廟召募義勇謝三賓陰致書之仁謂一二庸妄書生恐為禍階須以公之兵威脅之之仁至寧波陳兵教場受約於肅樂出書誦壇上三賓戟手欲奪之之仁色變有為三賓者使之任餉務而止

是時兵部尚書張國維已先至台州與陳玉輝宋之普柯夏卿共請王監國即日移紹興以分守公署為行在列兵江上分地戍守方國安當七條沙王之仁當西興鄭遵謙當小豐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當瓜里羣臣皆奉表勸進上曰孤之監國原非得已當候拜孝陵徐議未晚也以張國維未大典宋之普為東



閣大學士國維督師江上大興鎮守金華之晉司票  
擬又起舊輔方逢年署戶部事章正宸署吏部事李  
白春戶部尚書王思任禮部尚書余煌兵部尚書陳  
函輝吏部右侍郎加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皆督師  
右僉都御史進方國安鎮東侯封王之仁武寧侯

七月張國維復富陽命姚志卓守分水

江上之兵每日蓐食鳴鼓放船登陸練戰未幾又轉  
柁還戍率以為常惟熊汝霖以五百人渡海寧轉戰

數日夜至橋司士卒傷殘畧盡乃還當是時孫熊建  
義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手而授之國成凡  
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之街卒田兒則身  
領之方王既自專反惡孫熊之奉決而分餉分地之  
議起分餉者以孫熊之師為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  
師為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所出義餉勸助無名之  
征也分地者某正名支某處正餉某義兵支某處義  
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諱然戶部主



事董守瑜面奏分餉分地皆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並無其實不可為繼主事卻之詹議以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以寧波專給王藩以金華歸朱閣部以五府歸方藩然而方王終不可總計浙東錢糧六十餘萬兩兩藩自分義師或散或留聽其自為征勸于是新安王兵散督帥所領之兵亦僅數百人而已

八月兵部尚書田仰從海道至留為東閣大學士

十月壬辰北兵至方國安嚴陣以待張國維率步兵接應裨將王國斌趙天祥繼之北兵大敗追至草橋門下

隆武帝遣兵科給事中頒詔于越張國維曰今日之事凡為高皇帝子孫皆當戮力同心成功之後入關者王此時未可言上下也熊汝霖曰吾知奉主上不顧其他皆不奉詔中藻廢然而返



十一月進方國安為荊國公王之仁為寧國公封鄭  
遵謙為義興伯上勞軍江上駐蹕西興築壇拜國安  
命各營皆守節制

時馬士英阮大鍼竄入方營欲朝見上不許下群臣  
會議皆言士英當誅熊汝霖曰此非殺士英時也正  
欲令其自贖耳兵曹某曰非不當殺但不能殺耳然  
春秋之義孔子亦豈能殺陳恒固不可言不當殺也  
十二月上回越城以謝三賓為禮部尚書鑄大明通

寶錢兵部主事署餘姚縣王正中進其所造監國魯  
王元年大統歷

魯元年丙戌正月朔上在紹興使柯夏卿曾惟才奉  
書閩中

二月張國柱掠餘姚其部曲張志寧掠慈谿國柱者  
劉澤清之標將也航海至浙東依王鳴謙于定海有  
弓箭手五百人力足以制鳴謙乃劫之入內行朝震  
恐議縻以伯爵某與孫嘉績裁量署為勝虜將軍始



返定海

總兵陳梧敗於携李渡海掠餘姚鄉聚王正中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朝議罪正中某言梧之見殺犯衆怒也正中保守地方不當罪乃止

三月十九日毅宗大祥董守瑜請朝哭臨三軍縞素一日從之

北兵決壩放船入錢塘江張國維嚴飭各營守汛王之仁率水師襲戰乘風碎北船數十隻鄭遵謙獲鐵

甲八百餘副

四月王正中率師渡海盜破澈浦城

五月加孫嘉績熊汝霖東閣大學士兩督師所將皆奇零殘卒不能成軍嘉績以其兵盡付某二與王正中合師三千人兩浙來受約者尚寶卿朱大定太僕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查繼佐人數百人附之渡江劄譚山將取海寧以江上兵潰而返六月丙子朔兵潰夏旱水涸有浴于江者徒步徃反



北兵驅馬試之不及於腹數十騎過江而列成驚擾  
走死不暇矣上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元  
妃世子由定海而出張國維陳函輝王之仁余煌皆  
死之方國安方逢年馬士英阮大鍼皆降後征福建  
方馬至半途伏誅

大鍼未降之先同黨逆之馮銓已書其姓名囑之南  
征者懸南院之缺以待大鍼初降不知也其同邑潘  
應奎係逆黨潘汝禎之子時為委署抗嚴道名位下  
大鍼數等大鍼入謁應奎故作聲色大鍼不覺屈膝  
既而示以銓之書大喜及過仙霞嶺見雷縯祚索命  
墜馬折頸而死

朱大典猶守金華不下北兵索民間耕牛載砲集城  
下苗頭惟向一處晝夜不絕聲城崩北騎隨煙而入  
大典自焚死屠其城自金華陷而全浙無一天之拒  
矣

九月上發紹興富平將軍張名振棄石浦以舟師扈



上出海投肅虜伯黃斌卿于舟山斌卿不納飄泊外洋保定伯毛有倫扈張妃世子至為叛將張國柱劫去會永勝伯鄭彩至舟山遂奉上入閩

十月丁酉上發舟山

十一月丙寅上次中左所卿屢時鄭芝龍方降北令鄭彩執上以降彩不可匿上而以南夷貌類者服上冠服居舟中謂守者曰苟事急則縊死後北人去乃已芝龍子鄭森思天帝賜姓名朱成功不肯隨父復

建義海上以中左所為營然亦不欲奉上改明年為隆武三年于是彩奉上次長垣改明年為魯監國二年海上遂有二朔

二年丁亥正月癸卯朔上在長垣熊汝霖為相

辛未上馮牙出師提督楊耿提兵鄭聯皆以兵來會進鄭彩為建國公張名振為定西侯楊耿為同安伯鄭聯為定遠伯周端為閩安伯周崔芝為平夷伯阮進為蕩胡伯



周崔芝復海口以奉謀林籥舜搃兵趙牧守之

二月壬辰朔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失利又明日北兵  
救海澄南師遂入于海

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文為令五日而陷有文死  
之

勦西王某復建寧其裨將王祁復邵武祁營山中取  
民間几桌數百張每張懸火線數千炷黑夜順流環  
城而遁守者謂祁兵薄城炮石交下黎明方知其偽

祁兵繼進城遂破

四月海口陷林籥舜趙牧死之周崔芝退保火燒舉

六月攻漳州南師失利

七月上親征次長垣會鄭彩周崔芝阮進之師攻福  
州敗績

八月丙戌克連江

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源知縣朱丕承寧德知  
縣錢楷皆以城降



以馬思理為東閣大學士林正亨戶部尚書錢肅樂  
兵部尚書沈宸荃工部尚書劉沂春右副都御史吳  
鍾巒通政司俞颺左都御史林嶠吏科給事中黃岳  
吏部考功司郎中

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北帥涂登  
華欲降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舡中相公錢肅樂致  
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  
在舟中乎後世卒以正統歸之而況不為宋末者乎  
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主也以言乎  
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  
之左矣登華遂降

辛未鄧藩審理陳世亨以一旅復安國後援兵不繼  
被執罵賊而死

吏部文選司主事林塗兵部左侍郎林汝翥攻福清  
兵敗皆死之塗不避矢石日暮敵冲其營被殺汝翥  
被執北人欲降之不屈除夕服金屑死初塗於隆武



主銓政曰此潤色太平之事顧今日所急耶乃辭去募兵數千人為鄭芝龍所阻不得志後散兵入山制棺一具布衣一襲書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聞上至而起兵

禮部尚書兼通政使吳鍾巒疏申明職掌言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大臣則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計江湖遊手之徒則又假造符璽販鬻官爵偃卧邱園而云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云聚兵數萬今請嚴加查覈募兵起義者則當問其冊籍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辨其勅書劄付上是之着議行

三年戊子正月丁酉朔上在閩安鎮同安伯楊耿大學士朱繼祚攻興化克之興化守道彭遇颺故洪光時之御史也令其守將出戰而楊耿等登陴立大明幟守將不敢入城遂復

十七日癸丑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及義興侯鄭遵謙汝霖票擬每右謙而左彩之甚恨之已而彩與遵



謙交惡上次閩安從亡諸臣之室俱保琅琦守琅琦  
李茂者彩之裨將也汝霖奴子與之爭口元夕汝霖  
自上所歸沐與謙家簪珥相餽遺李茂以態鄭合謀  
奔告汝霖遂遇害彩以遵謙為同姓弟畜之使領陸  
兵于牛田鄭氏方以商船為事謙強取二舶資萬計  
由此交惡汝霖見殺謙復不秘其詞也彩乃詐扑部  
將吳輝二扶傷就謙求書投鄭鴻達謙過輝船送之  
被擒輝既擒謙而難於面之伏在艙底不出謙呼曰  
汝鄭彩所養殺吾豈出汝意而必匿而不面乎輝出  
謙索隻雞盃酒哭奠汝霖既畢蹈海而死謙之妾金  
四姐者故娼也曾答殺其婢下獄謙以千金出之謙  
死四姐束藁象彩每饋食斬象人以侑哭彩聞沉之  
於海

二月以錢肅樂為東閣大學士 北帥郭天才來降  
封忠勤伯

三月興化陶吏科給事林嶺自縊興泉分守道楊蔡



緋衣坐堂上遇害莆田陷大學士朱繼祚知縣祁廷  
諫死之永福陷兵科給事郭正畿賦絕命詞投水死  
御史林逢經亦投水死長樂陷御史王恩服毒妻李  
氏同死建寧陷王祁巷戰自焚死上在閩中先後復  
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比調江廣兩浙之兵來救所復  
州縣皆陷至是僅留寧德福安二城

六月大學士錢肅樂卒初涂登華以福寧州降鄭彩  
受之然福寧危而復降由劉中藻故幕府立馬彩反  
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每不直彩彩聞之恨甚肅樂  
固有血疾慮其恨而禍生也疾動而卒

十月大學士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沂春為東閣大  
學士

四年己丑正月辛酉朔上次沙埕

三月寧德陷

四月福安陷大學士劉中藻死之中藻在福安北兵  
前後來攻共殺傷數千人北帥怒乃循城十里掘濠



樹柵圍之中藻不得出戰食盡為夫自祭吞金死部  
將董世尚等同死者數百人

六月召張名振復建跳所

七月壬戌上次建跳閩地盡陷鄭彩遂棄上而去名  
振迎之至浙從亡者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

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兵部

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每日朝於水殿

而吳鍾巒飄泊所至試其士之秀者率之見上襴衫

巾條拜起秩秩

壬午北兵圍建跳盪胡伯阮進率其樓船數百至金  
鼓動天北兵解去

封王朝先為平西伯朝先初同張國柱王之仁出海

黃斌卿留之部下不任以事朝先故土司調征塞上

累立戰功不肯鬱居閒請徇邊海至奉化之鹿頭

四五月而聚兵數千邊海人為之出賦

八月壬辰世子生

培亭集別  
朝錄兵部  
評孫延齡  
有左副都御  
某三印梨  
九生



九月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共殺黃斌卿建跳乏食阮  
進四百艘泊舟山告急斌卿不應亦不使人至建跳  
奔問官守于是合攻舟山斌卿與二女赴水死  
十月己巳上駐蹕舟山劉沂春還閩以張肯堂為東  
閣大學士朱永祐吏部侍郎孫廷齡戶部尚書

五年庚寅正月乙卯朔上在舟山

九月周瑞周崔芝以樓船三百餘艘分屯溫之三盤  
以為舟山犄角亡何瑞與崔芝有隙上使武陵人吳

明中往解之明中至三盤構之益甚瑞遂南依鄭彩  
崔芝亦北依阮進彩與朱成功爭中左彩大敗泊沙  
埕具表請援芝進阮怨瑞而張名振欲結歡于成功  
反擊破彩之餘兵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六年辛卯正月己卯朔上在舟山

二月乙卯張名振殺王朝先當黃斌卿之破也阮進  
挾其水師朝先挾其陸兵軍資甲仗一不以付名振



嫌隙遂成鄭彩既敗振與進因而墮之朝先又不與  
合是時朝先居舟山名振治兵南田朝先不虞其見  
襲也士卒散遣民舍名振猝至朝先手格十數人而  
死  
台州分守道耿應衡遣奸細入舟山托於日者謂上  
之祿命宜禳災星張名振設醮請上行香兵曹某上  
疏爭之謂如此舉動使敵人聞之當日行朝已無人  
矣

七月北兵會攻行朝松江張天祿出滬關金華馬進  
寶出海門陳錦綏率全師出定海行朝聞之令定西  
侯張名振英義伯阮進扈上發舟山舟泊道頭  
八月辛酉北人試舟海口南師以三舟突陣獲樓舡  
一隻戰艦十餘隻馘十一人而縱之

丙寅天大霧北兵悉抵螺頭門守陴者方覺先是阮  
進詣海門議和北人欲誘之進以數船脫歸值北師  
金礪之舟進以火球投礪風轉蓬脚反擊進面創甚



投水北人刺取之安洋將軍劉世勳都督張名揚統  
兵五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殺傷北兵千餘人  
九月丙子城陷北人相謂曰我兵南下所不易拔者  
江陰涇縣合舟山而三耳思天帝嘗聞江陰涇縣之  
以子見屠也嘆曰吾家子孫遇此二縣三尺之童子  
亦當哀而敬之大學士張肯堂鱗衣南面視其妾周  
氏方氏璧姐子婦沈氏女孫茂漪皆縊死然後題詩  
自縊禮部尚書吳鍾巒居普院聞變曰吾從亡之臣  
當死行在渡海入城別肯堂自縊於孔廟吏部侍郎  
朱永祐被執北帥令剃髮活之永祐曰我髮可削何  
待今日砍其肩死僕負屍出城流血霑衣僕哭曰主  
生前好潔今無知即血遂止兵部尚書李向中居舟  
山城外北帥捕得之向中服哀絰後容翔武赴死如  
飴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郎中朱  
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元兵部主  
事李開國朱萬年顧珍工部主事顧宗堯中書舍人



蘇兆人安祥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工部司務  
戴仲明錦衣衛指揮王朝相內監太監劉朝定西奉  
謀顧明楫諸生林世英皆死之

七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  
荃兵部右侍郎張煌言扈上至中左所尋居金門沈  
宸荃艤舟南目山遭風失維不知所之

八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金門

三月上自去監國號

已亥六月上遣官祭光祿寺卿陳士京

聞魯王後為  
鄭成功投之

海於

外史氏曰當義旂初建士民喟然有吞吳楚之氣  
如方馬肯受約束趨死不顧利害竟渡錢唐江此  
時北師之席未煖三吳豪傑尋聲而響應未必不  
可與天下爭衡也某嘗與王之仁言公等不從赭  
山以下進師而攻其有備意蓋在自守也蕞爾兩  
府以供十萬之師即北人坐視不發一矢一載之



後亦將地無遺類矣之仁韙其言而不能用日與  
督師爭長短一死不足贖其辜至浙河失守雖克  
復郡邑而以海水為金湯舟楫為宮殿上所陸處  
者惟在舟山二年耳海船中最苦於無水晨起洗  
沐不過一盞艙大週身穴而下兩人側卧仍蓋所  
下之穴無異處乎棺中也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頂  
即為朝房諸臣議事在焉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  
礁荒島衣冠聚談有天下者以此亡國之慘圖諸

行朝錄卷之五

舟山興廢

舟山四面皆海元為昌國州昔越王勾踐欲置夫差  
於甬句東即此地也今并入寧波之定海設參將一  
員以守之

崇禎間黃斌卿為其地參將三年斌卿號虎癡福建  
興化衛人少隨其父於京師流落不能歸後以恩例  
當授把總苦於無資有妓劉氏助之得辦後劉氏為



其妻妬死自奉將陞江北提兵南都既亡遁歸

隆武即位斌卿得附勸進上言舟山為海外巨鎮番舶往來饒魚鹽之利西連越郡北控長江此進取之地也上善之封為肅虜伯賜劔印率兵屯舟山得便宜行事復上疏乞周崔芝為副斌卿為人多猜忌而崔芝抗慨下士來者皆歸之由是與斌卿不合而歸乙酉出師窺崇明戰敗以周瑞得還軍

丙戌副使荆本徹至舟山屯小沙壘斌卿率鄉民殺之初本徹在松江建義兵敗入海其將士善射斌卿忌之本徹不能輯士卒所至為民患斌卿因民之怒造為流言有鄉勇單里從斌卿以攻本徹遂遇害

六月浙東事敗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監國魯王出海投舟山斌卿不納然名振故與斌卿為兒女姻其兵勢相倚藉寧國王之明王鳴謙至舟山斌卿誘擊之盡并其眾叛將張國柱乃志定海水師以攻舟山國柱有弓箭手五百人號驍勇斌卿知陸戰不能勝之



使百姓棄城而身率水師出洋力戰三晝夜不能當國柱名振部下有小營將阮進精于水戰乃以四舟冲敵營秋濤方壯乘之發砲國柱之師無不糜碎國柱僅以身免劫世子元妃而去弒卿得其樓船百號聲勢益振 阮進初為海中小盜名振拔之使管水營其德名振實甚弒卿妬名振之有是人也以計間之使進背名振取其船二十艘軍資器械數萬脫歸閩海未幾而有吳勝兆之事

勝兆守松江之北帥也頗懷反正之志吳中失職之士相聚幕中為之計畫內以招撫之名結太湖義旅外以蠟書求援于海上弒卿猶豫不敢應翰林張煌言御史馮京第俱在舟山勸名振以兵就約時弒卿已晉爵肅虜侯其肅虜伯故印猶在名振請即以之封勝兆為期四月二十六日時丁亥勝兆之聚謀者既衆人謂事成在旦夕肆言無顧忌而所換義旅多不就約束欲凌主兵出其上主兵恨之刺骨未經



招撫者又不忘北人而暱就之捕之見勝北勝北與以自解輒斧鎖以殉義旅且惑勝北中愛名振渡海至崇明而海嘯樓船喪失八九踉蹌歸舟山煌言京第間道得脫勝北因海上之失約區畫無序義旅遂劫勝北斬北官之不從者而勝北之部曲既與義旅異志又不見海上兵視湖中所撫其力易制于是唐世勳矯勝北之命召義師次第入斬之畢而執勝北北人禱治其獄陳子龍侯岐曾沈廷揚徐式穀戴武功皆死之有周長吉者亦牽連入案北人鞠之長吉自承與唐世勳謀叛非勝北也北人并殺世勳

丁未六月弒卿又殺忠威伯賀君堯劫其貲君堯帥溫州嘗賊殺禮部尚書顧錫疇為衆論所不與溫賊入閩復至溫之玉環山以其漁稅挾重貲來舟山其標將歐興有隙於君堯潛告弒卿弒卿遣盜殺于中途

十二月攻寧波不克甬諸生華夏屠獻宸楊文琦楊



文璜董德欽王家勤使人走舟山約斌卿入為內應  
斌卿諾之華夏等又約義旅之沿海者王翊其帛書  
為偵者所得鄉紳謝三賓又評夏等以實之夏等入  
獄而島師始至斌卿固無攻城掠地之力徒望內應  
成功已享其利耳樓船泊桃花渡仰視城上絕無舉  
動北人以大砲擊之即退當事訊夏之同謀者夏抗  
慨對曰此時更有何人無已則太祖高皇帝崇禎先  
帝耳當事曰然則汝帛書所謂布置已定者何耶夏  
曰直為大言鼓動人心當事利三賓財欲誣以同謀  
令夏牽引之夏曰謝三賓齷齪鄙夫建義之事胡可  
假之三賓在旁稽顙以謝夏等皆論死夏妻陸氏獻  
宸妻朱氏文琦妻朱氏文璜妻張氏皆自縊死  
斌卿既返甚悔其一出刺意為保聚計限民十五以  
上即充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即入官六十無  
子者收其田產別給口食初舟山田土大半屬內地  
大戶至是不敢渡海盡籍為官田總計合山之田官



居其二民居其一斌卿之意并欲收其一分如土司之法為不侵不叛之島夷而已

張名振之喪師而歸也斌卿每事侮之遂去舟山而別營於南田平西將軍王朝先亦失歡於斌卿而別屯於鹿頸兩人皆恨斌卿第因擘帑皆在舟山未得間也

已丑七月閩地盡陷監國在沙埕名振往迎之與阮進同扈至于南田旋復建跳所以處監國阮進軍飢

恃昔日破國柱保全舟山之力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於斌卿斌卿不應平日斌卿喜收海盜用之恣其擄掠有黃天振者善劫獲番船數萬金以餽斌卿不饜天振無以應之逃匿朝先營內駕危言以動朝先朝先遂與名振阮進合謀上疏監國有旨進討斌卿遣將陸瑋朱玖禦之數戰俱敗求救于安昌王恭楬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罪云不改心以事君者有如水又議和于諸營曰彼此皆王臣也兵至毋妄動候旨



處分

九月二十四日胥會於海上初皆安堵已而陸瑋朱  
致背約出洋阮進疑斌卿之逃也繼兵大掠砍傷斌  
卿沉之水中二女從死

十月監國駐蹕舟山歷庚寅至辛卯秋八月發舟山  
辛卯九月北兵破舟山以巴臣興守之

已未十一月延平王朱成功遣英義伯阮駿摠制陳

雪之一作陳六御圍舟山巴臣興降

丙申八月二十六日北兵復取舟山阮駿陳雪之俱  
赴海死

丁酉北人以舟山不可守遷其民過海歐迫太甚溺  
死者無筭遂空其地

外史氏曰當閩浙立國之時誠能悉發水師一屯  
於舟山一屯於崇明相為首尾窺伺長江斷其南  
北之援即需其歲月亦可使疲于奔命矣孫思徐  
海以盜賊之智尚能及此矧乃國家之大計乎迨



夫閩浙既亡海角孤軍亦何能為有此險要形勝  
僅以田島結局悲夫

行朝錄卷之六

日本乞師

周崔芝號九玄福清之溶潭人也少讀書不成去而  
為盜於海其人饒機智儕輩皆聽其指揮嘗往來日  
本以善射名與薩摩撤斯瑪王結為父子日本三十  
六島每島各有主統之其所謂東京者乃國王也號  
曰京王擁虛位而一國之權則大將軍掌之其三十  
六國王則如諸侯之職撤斯瑪王於諸島為最強與



大將軍相為首尾

崔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無不如意微行至家為有司迹捕繫獄三年賄吏得釋為盜如故久之招撫以黃革閑把總稽察商船

乙酉秋隆武帝加水軍都督副黃斌卿駐舟山

冬十月崔芝遣人至撤斯瑪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濟之存衛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將軍慨然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之餘

財足以供大兵中華數年之用自長珂島至東京三千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為脩葺以待中國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之物以悅之奉將林籥舞為使期以四月十一日東行籥舞將解維而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有書來云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崔芝怒而入閩

福州既破鄭芝龍劫衆議降安昌王恭標尚書張肯堂侍郎朱承祐忠威伯賀君克武康將軍顧乃德皆



言不可崔芝涕泣謂芝龍曰崔芝海隅亡命耳無所  
重輕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為天下笑請  
得効死于前不恐見公之有此舉動也抽刀自刎芝  
龍起而奪之後數日芝龍竟去

丁亥三月崔芝克海口鎮東之城遣其義子林臯隨  
安昌王乞師至日本不得要領而還

戊子御史馮京第謂弒卿曰北都之變東南如故并  
使東南而失之是則借寇之害也今吾無可失之地

比之前者為不倫矣弒卿于是使其弟孝卿同京第  
往至長琦島其王不聽登陸 先是有西洋人為天

主教者入日本日本故佞佛教人務排釋氏且作亂  
於其國日本發兵盡誅教人生埋土中者無算驅其  
艇于島口陳冢河焚之絕西洋人往來於通衢置銅  
板刺天主像于上踐踏之囊橐有西洋物即一錢之  
細搜得必殺無赦當是時西洋人復仇大舶載砲而  
來與日本為難日本誦解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方



戒嚴于國京第即于舟中朝服拜哭不已會東京遣  
官行部如中國巡方御史禿頂坐籃輿京第因致血  
書撤斯瑪王聞長琦王之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亂吾  
不遑恤而令其使臣哭于吾國吾國之恥也命與大  
將軍言之議發各島罪人京第還日本送洪武錢數  
十萬蓋其國不善鼓鑄但用中國古錢舟山之用洪  
武錢自此始孝卿假商船留長琦長琦多官妓皆居  
大宅以綾繖分為私室每月夜各室懸琉璃諸妓各  
賽琵琶中國之所未有孝卿忘其為乞師而來者見  
輕於其國而其國出師之意亦荒矣

己丑冬有僧湛微自日本來為蕩胡伯阮進述請兵  
不允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動之誠得普陀山慈聖  
李太后所賜藏經為誓則兵必發矣進與定西侯張  
名振上疏監國以澄波將軍阮美為使上親賜宴十  
一月朔出普陀十日至五島山五島山與長琦相距  
一程是夜大風黑浪兼天雨紅魚不知所往十二日



見山舵工驚曰此高麗界也轉帆而南又明日乃進  
長琦凡商舶至國例撥小船稽出入名曰班船阮美  
諭以焚策乞師其王聞之大喜既而知舡中有湛微  
者則大駭初湛微之在日本也長琦島有三大寺一  
曰南京寺中國北僧居之一曰福州寺閩浙廣僧居  
之一曰日本寺本國僧人居之南京寺住持名如定頗  
通天墨國人重之湛微拜其位下湛微所能不及其  
師而狡獪多變乃至一島名膿泉其島與中國人往  
來不辨詩字之好醜湛微乃得妄自尊大造惡扎却  
謠自署為金獅子尊者流播至東京大將軍見之曰  
此必西洋人為天主教者潛入吾國急捕之訊知其  
為江西僧遂之過海日本不殺大唐僧有犯法止於  
逐再往則戮及同舟湛微欲以此舉自結于日本阮  
美于是始知為其所賣也遂載經而返  
日本自寬永享國二十餘年母后承之其子復辟改  
元義明承平久矣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古奇器



二十一史十三經異日價千金者細載既多不過一二百金故老不見兵革之事本國多忘備豈能渡海為人復仇乎即無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彼載寶而乞者人皆愚之

外史氏曰宋之亡也張世傑嘗遣使至海外蠻服借兵陳宜中亦身至占城借兵崖山既陷兩國之師同日至遂不戰而返今日之事何其與之相類耶蓋臣義士苦思窮計俱出於萬不得已若徒以

行朝錄卷之七

四明山寨

四明山在漢晉以前俱謂之天台其後分裂天台以為四明蓋周圍八百里聯山疊嶂險要之極唐咸通元年裘甫之裨將劉從簡率壯士五百奔至大蘭山據險自守諸將共攻破之大蘭山即四明之山心也則四明之為山寨也舊矣

丙戌六月浙東師潰時黃宗羲率師渡海規取海鹽



利害相權如余煌者真書生之見也

海寧二城聞敗信而還十日散遣餘衆願從者歸安

茅瀚字飛梅溪汪涵字叔度二帥以五百人入四明屯

於仗錫其意結寨固守徐為航海計宗羲因戒二帥

聯絡山民方可從事二帥違節制取糧近地二十日

宗羲令二帥守寨出行旁舍山民相約數千乘二帥

不備半夜焚仗錫寺士卒睡中逃出盡為擊死二帥

被焚

丁亥餘姚人王翊王江聚兵于沿海為黃斌卿內應

斌卿攻寧波不克而去翊遂入四明

戊子三月翊破上虞殺攝印官浙東震動北人合兩

郡之師由清賢嶺入義師屯丁山以待之待久而弛

釋甲空拳北兵驟馳之義師狼狽失措一時為所屠

四百人有孫說者聞丁山敗力救之中流矢死直立

不仆

御史馮京第因湖州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王翊合

軍杜魯守閔馮牙軍容甚整北撫勒兵東渡下教鄉



聚團練攻杜魯破之其別部卻不倫亦見獲京第匿  
民舍翊以四百人走天台依定遠將軍俞國望翊謂  
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北兵雖健吾視其銳則避  
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為之嚮導彼敢行險道如平地  
乎然北兵團練豈能相守我卒雖殘其破團練尚有  
餘力乃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聚之團練隨道收兵  
至萬餘人而京第亦出

己丑瓜又破上虞走其知縣得縣印當是時浙東山

寨蕭山則石仲房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台州則余  
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表應彪皆擄掠暴橫而平岡

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又單弱不能成軍惟王翊一旅  
蔓延於四明八百里之內設為五營五內司王江則  
專主餉勸分富室單門而下安堵如故履畝而稅人  
亦無不樂輸者平時不義之徒立致重典異時巡方  
訪惡徒為故事翊所決罰人稱快浙東列城為之  
晝閉昏吏不敢催租縛民郡縣長吏惴惴以保守一



城為幸翊計天下不能無事待之數年庶幾為中原之應也自上虞出東徇奉化北帥方攻吳奎明奎明力不支而遁北帥追奔至河泊所翊猝遇之而戰北兵大敗

六月上駐蹕建甌所分使三山寨拜官授王翊河南道御史王江戶部主事左副都御史某上言諸營文則稱都御史侍郎武則自稱將軍都督未有三品下者主上嘉其慕義亦遂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張大

僅授御史御史在承平固為顯要而非所論於今時諸營小者不及百人大亦不過王翊一部今品級懸殊以之相臨恐為未便大學士謝沂春吏部尚書吳鍾巒皆以為然惟定西侯張名振持之不肯下初諸營迎表皆因名振以進獨翊不閱名振名振不悅曰侯王翊之來我為上言之也翊朝行在睹其軍容陞右僉都御史翊曰我豈受定西侯鈴鍵哉

是時山海久不寧有為化人謀者曰此皆失職之所



致苟招撫而官之無有不願解甲者矣會稽人嚴我  
公知之偽為告身銀印曰請自隗始遂使以都御史  
招撫山海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皆降我公將渡  
海發使者入四明山朔之前營黃中道曰嚴我公動  
搖山海豈可使之遠行在哉烹其使分羹曰敢受招  
撫者其視此我公踉蹌去

庚寅三月朔朝行在陞兵部左侍郎

八月朔破新昌拔虎山

九月北兵將攻舟山惡朔中梗金帥由奉化入田帥  
由餘姚入會師大蘭山帳房三十里遊騎四出以搜  
伏聽者朔避之于海馮京第以病不能行匿鶴頂山  
為其降將謀害於寧城

辛卯七月朔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二十四日  
大星墜地野雉皆鳴為團練兵執于北溪過奉化賦  
絕命詩入見海道海道請觀絕命詩授筆于朔其詩  
結句云平生忠憤血飛濺于羣虜書畢擲筆以擿海



道而出北師將會定海繫翊以待翊每日從容束幘掠鬢修容謂北人曰使汝曹見此漢宮威儀也

八月二十三日北兵畢集陳督訊之翊坐於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又何知劉帥注矢射之中肩田帥中頰金帥中脇翊不稍動如貫植木絕其吭始仆從者二人亦不跪掠之則跪而向翊北人見之皆泣下曰非獨王公忠也即其從者亦義士也

王江之母為金帥所得以招江三削髮為僧見金帥

於杭問訊而已安置省城其後母以天年終江買一妾其妻日役勃溪鄰人皆厭之江憐妾而出其妻亦攘臂登車歎江而去聞者盡薄其為人一日江出鄰人以其妾在不疑既而不返始知向者以術脫其妻也江既得逸遂與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痛哭丙申江復與沈調倫聚眾四明山勢窮遂衰調倫見獲被害江亦病創而卒自此十有九年山中無事甲寅冬復嘯聚半載而平然皆偷驢



換犢之賊徒為民害其父殺人報仇其子行劫浸失  
其年六

外史氏曰四明山非進取之地也其始之欲寨者  
亦如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之意  
不意後逆踵其成跡割裂洞天殊無足取雖然王

朔與田橫又何遜焉



